



揚子法言

卷之六

共  
13  
3088  
4



門 018  
號 3088  
卷 4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第六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五百篇咸曰矜其未至而誘之自非聖人則孰能與於世故五百之義次之寡見

聖人聰明淵懿天測靈咸曰靈萬靈也言

沒皆不常然故聖人之出沒繼天冠乎否泰所以測濟萬靈者也○祕曰神靈

群倫經諸範也言聖人之生冠于群品經緯

以制度而為天下利○祕曰至聖之著存乎軌範○光曰聖人以聰明深美之德繼成上

天之功測知神靈之理首出羣類立之法度以為萬世之常道謨五百麟鳳  
不常出聖人不常生或如三辰之並照或如  
一天之獨久能存其道則墻與可量哉○光  
日明聖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孟軻史遷皆有  
岐言五百歲聖人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日

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光曰湯孔子數百

歲而生孔子上距周公皆數百歲因往以推

來雖千一不可知也可知也○秘曰堯舜禹

三聖相並後數百年始生湯文武周公三聖  
同處後數百年始生孔子先則比年而二聖  
後則遠年而一聖因往以推來雖千年一聖  
亦未可知也夏后氏有國四百三十二歲而  
湯興周有國五百七十一歲而孔子生

諸身乎稟天地精靈合德齊明是以首擬天

如風雷言成文章也咸曰夫天地之道或

泰而通或否而塞泰則萬物阜否則萬化闕

弗一而常也夫聖人之道或生而出或二而

絕出則萬物遂絕則萬化滅亦弗一而常也

是故天地不常秦亦不常否聖人不常出亦

不常絕揚子因上論聖人之生有以合天地

之化遂為之言爾註以別為一義且云首擬

天腹擬地以形體解之甚失揚育矣夫人之

有血氣形體首圓象天足方象地至干肢藏  
各有所法雖庸愚者皆然豈獨聖人哉學者  
宜辨之○祕曰聖人有以擬法天地而參乎  
言行也管子曰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  
然無私載也禮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  
不覆燾皆言聖人之道也○光曰言德與天  
地參者則為聖人  
或問聖人有誑乎咸曰問  
無疏數之期也  
身之事○光曰有曰焉誑乎咸曰焉安也  
曰誑與屈同  
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  
夫曰南子衛靈公  
欲見於陽虎所不欲敬也  
祕曰陽虎陽貨為  
政孔子本不欲敬也  
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誑如何曰  
不欲敬也

孔子見其本不欲見者欲使靈公行治道也  
敬其本不欲敬者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  
乎是欲誑身以行道語曰子見或曰衛靈公  
南子又曰時其也而往拜之  
問陳則何以不誑而對曰不誑謂不順從靈公  
陳直曰誑身將以信道也如誑道而信身雖  
及切曰誑身將以信道也如誑道而信身雖  
天下不可為也  
仲尼之敬陽虎揚子之臣王  
諸如此例學者宜識其肯○咸曰信讀如屈  
伸之道何損對靈公是道也將誑之可乎雖得  
於道何損對靈公是道也將誑之可乎雖得  
謂乎○光曰信與伸同雖利之以天下猶不  
謂乎○光曰信與伸同雖利之以天下猶不

易子卷六

三

可為誦道使身之事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衆人輕其  
道而重其祿聖人曰於道行歟衆人曰於祿  
殖歟聖人以行道為務凡人以祿為務昔者齊魯  
有大臣史失其名臣也史失其名者不書其名  
也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  
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高帝時叔孫通為秦  
常欲制君臣之禮乘亂之餘權時之制不合  
聖典雖盡其美未盡其善故不能致之○秘  
曰叔孫通為漢高起朝儀召魯諸生三十餘  
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又欲起禮樂禮樂所

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與也吾不忍為公所  
為不谷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汗我通笑曰若  
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遷固一史皆曰魯有兩  
生而揚謂齊魯豈其接近而言哉○光曰先  
生謂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跡諸侯也非邪曰咸  
宿儒謂開布其跡於諸侯之國○秘曰若以二  
生為是則仲尼欲行教於諸侯非歟開開說  
其君臣之義跡跡述其禮儀之制○光曰或  
難揚子以齊魯二生知道不行而不起為是  
則仲尼之歷曰仲尼開跡將以自用也欲行  
聘為非邪曰仲尼開跡將以自用也  
制素法也○秘曰欲行如委已而從人雖有  
已之道合於聖人之法度也二言委已而從人  
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咸曰規矩準繩猶制

則雖有制度不得專而用之故一人所以不  
至也如孔子則不然○祕曰通制漢儀得隨  
時之義而揚獨許此二生者蓋善其惡叔孫  
之面諛而雜用秦儀且欲自明揚之志不隨  
孫通阿諛希世雜用秦儀若起則當委已而  
從之安得自  
用其道也  
者歟曰知之曰知之則曷為不用曰不能曰  
知聖而不能用也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  
之祕曰用其人從之則棄其所習光曰習謂  
當從其道逆其所順光曰順謂彊其所劣光曰彊其亮  
情志所欲

難捐其所能咸曰夫子所習者正彼所習者  
彼所順者非道故當逆之夫子所劣者非彼  
所劣者是故當彊之夫子所能者德彼所能  
者不德故當捐之○祕曰既從聖人之道則  
諸侯習其異聞者棄之順非而澤者逆之於  
於仁義者彊之以攻戰聚斂為能者捐之是  
之謂能用之○光曰捐與專切能謂心所素  
有衝衝如也光曰心相非天下之至德孰能  
用之咸曰衝衝猶多也言諸侯如是者多矣  
有天下之至德至道誰能用之哉○光曰李  
宋吳本皆無德字音義稱天復本有之今從  
之至德謂至  
明之德也  
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

載而惡乎之欲知載道術何所之請祕曰

之後世君子禮運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

也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曰

賈如是不亦鈍乎言畜貨以遺後畜道俟將

乃載以遺後世譬諸為賈求利者如此不亦

乎曰眾人愈利而後鈍咸曰邪道苟合久而

之利不聖人愈鈍而後利咸曰正德不偶久

利愈近則愈小愈遠則愈大關百聖而不

祕曰關猶言管也荀子曰天下之道管是矣

百王之法一是一矣揚倧曰管樞要也

孔子之道雖經蔽天地而不耻也咸曰蔽猶塞

天地而無所愧蔽能言之類莫能加也祕

曰蔽當作弊終也光能言之類莫能加也日

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貴無敵富無倫光曰

所不利孰大焉祕曰他貴以位而富以財聖

能踰利孰大焉人貴以道而富以教無倫敵

矣利及萬世非大而何或曰孔子之道不

光曰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或曰孔子之道不

可小歟嫌孔子大其道故曰小則敗聖如何

是則何為去乎咸曰言不見用則已何去魯  
可小則所如不合曰愛者祕曰欲及時道既不  
何必去父母之邦曰愛者祕曰欲及時道既不  
日而去何也咸曰言欲及時施道則止魯可  
留魯而化曰由群婢之故也不聽正諫而  
不用噫者吾於觀庸邪無為飽食安坐而厭  
觀也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聽朝  
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選齊國中女子好者  
八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璣文馬三十駟以  
遺魯君季桓子語魯君為周道游觀終日怠  
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行矣孔子曰魯今日且

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在受  
之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桓子在受  
而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也孔子曰吾歌  
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  
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已反歌桓子  
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曰夫子罪  
我以羣婢故也不聽正當作不聽政字之誤  
也雉噫猶歌歎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庸邪  
謂女樂也言仲尼所以雉噫然歌之而去者  
蓋不能飽食安坐厭觀庸邪之樂欲愛且汲  
汲於施道也○光曰宋吳本作不用雉噫者  
今從李本無雉字正與政同願一蓋反季桓  
子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諫不用乃嘆曰吾  
為大夫豈可坐觀其政亂民困邪故夫之佗  
庸闕由此觀之夫子之日亦愛矣惜寸陰  
庸闕由此觀之夫子之日亦愛矣惜寸陰



道必不行於魯故或曰君子愛日乎秘曰君  
汲汲去之佐國曰君子愛日乎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  
夫子愛日乎曰君子愛日乎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  
道秘曰仕則欲道之行居則欲事不厭教不  
倦焉得日或曰居處不仕或問其  
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  
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秘曰孔子言殷因於  
禮矣秦不用而治是聖人之言無驗乎曰  
聖人之言天也如五運正統者爾故能相因

而損天妄乎秘曰聖人之言天意也聖言不  
益驗天或妄乎無妄也言暴亂  
者非天意也譬如天天通行有常豈妄動乎繼周者未欲  
泰平也咸曰妄忘也天似未欲天下之平而  
因暴而得之也秘曰秦不如欲泰平也捨  
之用二代之禮是未欲太平也如欲泰平也捨  
之而用佗道亦無由至矣暴秦之繼周王莽  
悼之賢者能無慨歎乎咸曰佗道謂邪道  
指秦政也言天如欲天下之平則捨秦而立  
用聖人矣用聖人則秦之邪道亦無由至矣  
今註辭殊不據文釋之但引王莽比秦似非  
正文之意夫王莽篡也而秦并天下其可謂  
篡邪秦與王莽暴則同矣而其所取異焉

秘曰如秦之意亦欲泰平也赤赫乎日出之  
捨禮而用刑法亦無由至也  
光群自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群心之用  
也秘曰羣目非日光無以辨色羣心非聖道  
無以表正○光曰渾戶昆胡本一切日因  
日光然後能有見心因聖道然或問天地簡  
後能有知渾渾廣大疏通之貌  
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嫌難  
曲也○秘曰支離猶言分散也各有科條分  
散而難通○光曰支離猶扶踈繁多之貌  
曰支離蓋其所以為簡易也後朗然事得簡  
易○秘曰五經分散各有科條使人訟波  
討源然後知聖人之道法天地之簡易也

簡已易焉支焉離既簡既易乃是混茫之初  
咸曰言天地之道闢闔舒慘是亦先委曲經  
營而後至於無為五經之文浩博秘奧亦先  
委曲分別而後至於易了如其已自簡已自  
易則安用支安用離秘曰已達聖人之道  
何支離之有○光曰道之未明故支離以明  
之道之既明則坦然簡易安用支離也言經  
者所以明道既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秘曰  
明則經不繫矣  
也老子有絕聖棄智之言故曰無益於用據  
漢尚黃老而司馬談班固之徒各稱老嚴之  
妙而詆訾聖人是也曰世人之益者倉廩也  
或人問難多此類也  
取之如單於人有近益而所藏不多仲尼神

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

鳥獸裕如也取足也○祕曰神者所以用乾坤

六子而生萬物者也聖人之道神明之道也

得其小大各有所成而無所窮盡裕如也

物無窮裕如有所餘貌如不用也神明亦未如

之何矣神明有所不及聖人有所不訓○祕

獸斷之齧之使不得遂其生雖神明亦無如

君愚人聖人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能

所不能益光曰仰觀象俯觀法若此則史

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聖人

占天者先乎天也史以天占人者後乎天也

太聖先天而天不違良史後天而奉天時知

其所先後則天人之情得矣○祕曰以天占

人者觀天以見人事也以人占天者因人以

知天意也○光曰史考察象數知人事或問

之吉凶聖人修人事知天道不能違

星有甘石何如善於占星晉志曰諸侯之史

齊有甘德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曰在

論圖驗其巫咸甘石之說後代所宗各曰在

德不在星德隆則星星隆則星德也咸曰

也猶影蔽之也隆尚也言隆尚於德則影蔽

星影隆尚於星則影蔽德業○祕曰畧規也

星之妖瑞不虛發應有德無德之隆盛亦規  
德而巳○光曰啓影也影從形者也德崇則  
星從而祥星崇則德從而壞  
或問大人曰無事於小為大  
人○賢者志大之謂請問小曰事非禮義為小  
尚志在乎禮義則餘無不治者所以為大  
聖人之  
言遠如天○天懸象著明而人不能察聖賢人  
設教施令而人不能究  
賢人之  
之言近如地○山川澤由之形可得而鑒○光  
天而龍靈其聲者其質在乎玉亦猶君子清玲  
其德音○祕曰論遠近之美孟子曰玉振也  
者終條理也○光曰玲瓏宋吳本作玲瓏今

從李本龍盧紅切瓏音靈聖人矢口而成言  
質美則聲清德充則言善  
肆筆而成書○肆恣也放口恣筆動成典訓爾  
雅曰矢弛也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  
郭云弛放也  
可盡○聖人縱心所欲皆合於道不可殫盡言  
深遠○周之人多行○咸曰正文但云周之人  
也○統言衆人矣而注為仁人得行其道况衆  
人者非能行道若以為仁人則又與正文相  
反非揚肯也此蓋言周盛王道禁網疏闊商  
賈之人皆得謗議於市故衆人略無諱忌所  
行皆秦之人多病沉為病又非為衆人安有  
可爾

道可沉哉此言秦法刻密偶語者棄市所行  
忌甚多衆庶之人無措手足動則見病爾行  
有之也病曼之也之行有之者秦無道也咸曰注  
殊不解行有之病曼之之義但云周有德秦  
無道即未知行有之病曼之果何語邪其非  
謂矣夫行有之者謂他人所敢行天下或有  
之或無之惟周之人所敢行者天下皆有之  
言多也病曼之者曼長也言他人所病者或  
作之或愈之惟秦之人所有病者天下長然  
言無愈時也秘曰曼無也急行樂於事業  
而不雍也多病困於刑罰而不蘇也周人所  
以多行者由君存而有之也秦人所以多病  
者由君視之如無也刑法志曰秦用商鞅連  
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光曰行下孟切曼  
莫半切周人多賢行者有聖人之道以教之

也秦則無無周之士也貴道秦業隆故尊貴  
之用賢為貴秘曰周之士以德行道藝而秦  
升之所以貴光曰周之士於禮樂故可貴  
之士也賤道否人卑故窮賤咸曰言秦棄  
法而責成刑名故可賤周之士也肆肆故任  
義行咸曰古者天子聽政公卿至於列士  
皆得獻詩以諫言周無所忌故臣下皆得肆  
縱直言秘曰肆猶縱恣也縱秦之士也拘  
行公道光曰優游仁義之間  
拘制曲從不肆正道咸曰此謂秦以忠諫  
為妖言或皆族之故臣下無敢議事而拘忌  
○秘曰拘束於法  
光曰動為文罔所制  
月未望則載魄于西

揚子卷六

載始也。魄光也。載魄于西者，光始出於西而漸東滿。光曰：魄當作朏，明也。明始於西以漸變，既望則終魄于東。光稍虧於西而漸東。名康，諱曰惟，丙午朏，傳云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矣。夫月未望，望者即始生明之時也。正文宜曰：月未望，則載朏于西。夫朏既望，望者即始生魄之時也。正文故曰：既望則終魄于東。今未望亦言魄，蓋字之誤也。而註文隨誤，強解以魄為光，恐失其義。光曰：明在於東，成魄之終其朔於日乎。迎，迎也。言為人臣終始盛衰向咸曰：朔，向也。夫日行遲，一歲而周天，月行速，一月而周天，故月之行終始皆向日也。非有

迎日之義，其上下弦之時，行度近，所以光損而未盛，及夫月十五，且其行度遠，而與日相對，望所以及光滿而明也。猶臣之近君，則威損，遠君，則勢盛。揚子，上言周秦之士，故因論日月之分，以明君臣之道。當然，而秦不然也。○光曰：音素，月迎日，而有光，猶臣賴君而功。形，弓也。矢不為有矣。咸曰：周之制，諸侯得賜，矢然，後專征伐，故乎。王東遷，晉文侯有安定之功，遂賜形弓一彤，矢百，茲弓百，茲矢千也。此言秦之士，賤而拘，頗失君臣之道。則安所用忠，而得賜於彤，茲弓矢，故曰：不為有矣。注謂以諭有君無臣，不連上文，失之也。○光曰：黜落，胡切。與茲同。彤弓，茲矢，人臣之受彤弓，茲矢之賜，未可自謂已功，恬而有之。

揚子卷六

十三

也晉平公問齊桓之霸君之力乎臣之力乎  
師曠曰管仲善斷割隲明善煎熬賓胥無善  
齊和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  
之亦其君之九也樂羊拔中山返而論功魏  
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  
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九也  
聆德前世清  
視在下鑑莫近於斯矣  
古則殷鑒不遠  
○咸  
曰聆聽也前世謂周秦也下謂士庶也言後  
之為君者辨聽周秦之疏闊刻密明視臣庶  
之行病拘肆則為鑑之道無近於此矣  
○光  
曰李本聆德作聆聽今從宋吳本前世不可  
見故云聽臣民  
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  
禍福無門惟人所召  
咸曰鄭康成云心

服曰畏此言畏猶心服而畏敬之也故畏敬  
於人則人亦畏敬之慢侮於人則人亦慢侮  
之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已  
我欲仁斯或問  
禮難以彊世  
言禮事至難難以彊世使行  
禮之拘難曰難故彊世好而世俗之所難也  
以彊之曰難故彊世好而世俗之所難也  
以其難故彊之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如  
跛而及之  
○光曰以其難故彊使遵之  
夷侯倨肆羈角之哺果而啗之奚其彊  
咸曰  
倨肆皆驕倨之謂也羈角猶總角也傳曰貴  
不期驕而驕自至是夷侯倨肆不學而能人  
所易也總角之童哺啗其果亦易之也設乎  
禮道不難如驕啗之易則安用彊教於世哉

○光曰夷侯若原壤者凡剪髮男角女羈謂  
 幼子也人之箕踞驕慢及幼子豎果皆其情  
 所欲何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性者天然生  
 必彊也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知之彊者習  
 學以至也雖為小異功業既成其名一也  
 咸曰性者言人之性自然而好禮也彊者言  
 人之所難用使而為禮也性與彊既皆由禮  
 是其為名於行禮同也蓋因上文彊禮之論  
 故於此誘之爾註以生知習學之義別為一  
 段解之非謂矣○光曰人或性安於禮或自  
 彊以從禮及見弓之張弓弛而不失其良弓  
 其成名一也見弓之張弓弛而不失其良弓  
 弛或曰何謂也曰撒之而已矣良在撒格  
 合○咸曰周禮謂撒為正弓之器也言弓之一  
 弛一張而不失其良者以有撒正之也人之

一動一靜而不失其善者以有禮制之也  
 此亦因上文而為之言○光曰闕居影切  
 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也檢形以貽禮教  
 人之防範也以舊防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  
 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  
 患也○秘曰川無防則水為害器無範則人  
 廢業禮教失則禍亂生王制曰用器不中度  
 不蠶經營然後知幹楨之克立也版之屬也  
 於市經營官室立城郭然後知幹楨之能有所  
 立也建宗廟立社稷然後知禮樂之能有所  
 成也莊楊蕩而不法咸曰莊周楊朱之墨晏儉  
 也莊楊蕩而不法咸曰莊周楊朱之墨晏儉  
 而廢禮咸曰墨謂墨家也可馬遷曰墨者儉  
 而難遵晏謂晏嬰也禮曰晏子祀其



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申韓險而無化。冠以祭，是皆不中禮也。申不害韓非之法，鄒衍迂而不信，承信也。咸傷於險而無教化，鄒衍迂而不信也。海聖人之林，天外山川之事，迂誕而不可信也。地也。不可逾也。○光曰：無不覆載，次山陵川泉也。○光曰：得天地之一端，佐天地以育物。次鳥獸草木也。○區別各有其長。○咸曰：班品揚亦以人分較為三等矣。上聖人如天地也。中賢人如山陵川泉也。下庶人如鳥獸草木也。夫人之不學，以勉為賢，則鳥獸草木之流矣。有肯哉。揚子之言。○秘曰：衆人也。語曰：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馬融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賞以次。○光曰：依於山陵川泉，以自生，所得彌小。先知篇咸曰：聖人之哲動則立政，鼓衆動化天下，其尚於中和。○光曰：鼓中，和之發在哲民情。○哲，智也。○秘曰：五行傳曰：哲，偽無不先知。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光曰：固當作哲，哲，明也。言將發中，和之政在。○謨，先知之先見故能成天下之先，明民情。○易子卷六

化○光日論

為政之道  
先知其幾於神乎  
也幾近也神以知來探未兆

光日幾音  
敢問先知曰不知  
悟則先知非問

機下同  
知其道者其如視  
便見忽眇

知之所及  
神乎秘日  
知其道者其如視

絲作眇  
眇遠也眇謂炳然  
光明也此言先知之

道臨事則悟如明日  
之視忽輕眇細絲遠之

物皆炳然而見也  
注從其如視隔為一  
句復

以眇絲為一事釋之  
頗失其義○光先甲一

日朱吳本炳作炳  
今從李本音丙闕  
先甲一

日易後甲一日難  
也先者一句之始  
已有之秘

一曰已形也夫求福於未兆之前  
易救禍於

已形之後難咸曰甲者教令之始也  
夫明

王之道先令後刑故先甲一日以昭而示之  
也示之而雖犯猶宥之故曰先一日易也後

甲一日以廣而諭之也諭之而尚犯則犯之  
故曰後一日難也○秘曰周禮縣治象之法

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飲之鄭司農  
云從甲至癸謂之挾日凡十日是以易稱先

甲三日自甲至癸皆挾日之義而易獨取甲庚  
者以甲木主仁而示其寬令也庚金主義而

示其嚴令也今夫先見者察民未犯之前先  
一日申其令則其為治易也如當已犯之後

後一日申其令則其為治難也○光曰並闕  
或問何以治國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

揚子卷六

十一

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子帥以正或問為政

有幾幾要也欲知為政善惡曰思斁斁厭也

政善則人思慕之政惡則人厭苦之或

問思斁曰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匡王

蔽芾甘棠其思矣夫管蔡商及奄之四國叛

東山二章言其思也詩云不可畏也伊可懷

其樹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皆其思矣

光曰召實詔切謂非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

內執袁濤塗其斁矣夫伐楚雖美而御師不

日齊桓公既伐楚而欲徑從陳陳不欲內之

故執衣濤塗僖公四年左氏無斁之文揚

據公羊而言也公羊傳曰濤塗謂桓公曰君

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

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

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

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

陳不欲其反由已者師不正也不脩其師而

執濤塗古之人討則不嗚呼從政者審其思

斁而已矣或問何思何斁光曰何曰老人老

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之謂

思為政如此人所思也若汗人老慢

光曰無死者通秘曰見死者通逃而不田畝

荒杼軸空之謂斁民厭苦也秘曰使人為

政日新或人敢問日新咸曰欲日使之利其

仁樂其義咸曰使民以仁為利以義為樂則

光曰仁義者顯榮故利而樂之厲之以名

引之以美咸曰以名譽而勵勸之以美使之

陶陶然之謂日新咸曰如是則民欣欣然無

日新光曰陶或問民所勤曰民有三勤

曰何哉所謂三勤曰政善而吏惡一勤也

不能宣布吏善而政惡二勤也得行其志

政吏駢惡三勤也政君也駢並也禽獸食人

之食土木衣人之帛於既切穀人不足於晝

絲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穀人竭力於晝也

揚子卷六

士木衣綉錦故絲人竭力於夜也聖人文質  
畫夜竭力而猶不足是故為惡政聖人文質  
者也質者言世之質野如鳥獸草木然聖人  
因為禮樂制度以文飾之故有別也註謂因  
人才質刻而畫之無乃不可乎秘曰因其  
質而文之禮樂以文之周書曰若作梓林既  
美矣又須禮樂以文之周書曰若作梓林既  
勤樸斲惟車服以彰之車服等差辨彰貴賤  
其塗丹雘彰藻色以明之  
以彰藻色以明之藻色輕重顯明尊卑  
之藻色謂文物也彰明上下之體  
彰明上下之體聲音以揚之  
日藻色謂文物也聲音以揚之  
音和鸞玉佩五詩書以光之載其功德光照  
音六律以揚之後世秘曰須

載其德光顯後世遵豆不陳玉帛不分琴瑟  
皆所謂文質者也不鐸鍾鼓不聒吾則無以見聖人矣  
不鐸鍾鼓不聒吾則無以見聖人矣禮存此諸  
得觀聖人秘曰聒鐘鼓之聲也聒與隱聲  
相近隱訶皆聲也此皆謂質野無文而已  
光曰李本吳本聒皆作聒于粉切說文云聒  
有所失也音義曰天復本作聒音云耳中聲  
也今從之言聖人事業或曰以往聖人之法  
皆在制禮作樂之中也  
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曰有之光曰  
隨時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  
是漆也漆甚於膠  
秘曰漆膠類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

盛衰焉咸曰觀其盛衰以為之昔者堯有天下

下舉大綱命舜禹咸曰大綱猶大道也禪位

則與賢也祕曰大綱皇綱也堯命夏殷周

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卓遠咸曰夏殷周屬

則與子也祕曰卓然唐虞象刑惟明彰矣

可見光曰屬音燭孔子曰三皇設言民

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象加漢

文令曰蓋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

戮而民不化光曰揚子以象刑為畫衣冠

異章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二帝三王

服也期於存公

不恆私也祕曰五刑之堯親九族協和萬

屬二千光曰辟步役切

國湯武相征伐四克由是言之不膠者卓

矣人君之跡雖異隨時順宜其道一也禮

樂征伐自天子所出祕曰道春秋之時齊晉

實予不膠者卓矣禮樂征伐當由天子所出

相晉文專命征討然其所為皆尊王室故春

秋公羊傳文雖不予而實予之存於公正也

者蓋前王與之爾僖四年傳管仲曰昔召康

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

夾輔周室周制諸侯有太功賜弓矢然後專

征平王賜晉文侯彤弓一彤矢百黼弓一黼矢百實與者謂孔子刪書而序文侯之命無所黜去則齊亦宜然也自湯武以上或曰人稱由是言之明一霸之迹不可繼也

君不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為國張其綱紀謹其教化綱之有綱紀猶君之有股肱也綱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禮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修之以禮義則下多德讓此君子所當學也如有犯法則司獄在執契而已○秘或苦亂苦患○秘曰或人以曰各有司存

曰綱紀綱紀然○秘曰提其綱正至於庶人上下相承如身使臂臂使指曰惡在於綱紀音烏下

同曰大作網小作紀網賴綱紀君任輔佐○諸侯為一國之綱卿大夫如網不綱紀不紀謂失綱雖有羅網亞得一目而正諸紀無綱

正君無股肱國不治○秘曰王者之教化或也仁廉禮義為其綱以糾之則百辟自正

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秘曰管仲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

後治人之謂大器夫以規矩準繩而能使上必籠者群疑之表莫得與之爭量也管子相桓公不能以之自固三歸反帖然後獲安○  
祕曰規矩先自圓方準繩先自平直然後能為器器出於是木器者也管子不知禮安能以禮正國哉  
或曰正國何先曰躬工人績躬身也言先正身以臨百官次乃覺察其人考其勳績也○光曰工巧則績善工拙則績惡言當先正其身或曰為政先殺後教使民畏威然後可  
曰嗚呼嗚呼駭歎之聲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春而後秋乎天道先春後秋以成歲為政先令後誅以成治吾見玄

駒之步玄駒也雉之晨雉也化其可以已矣哉感陽應節自然之化亦非強為之蓋順春秋自然之道先教不從而後刑焉聖王奉若天道牧之而已譬如蠶之能行雉之晨雖虫之微者非教化之所及所以然者天道自然先化之耳斯為政所以先教也步行也崔豹古今註云蠶曰玄駒光曰宋吳本已作成今從李本蠶出蟄而行雉之朝雉皆春候也天以陽氣薰蒸萬物而成春聖人以道德陶冶百姓而成化故見春物而知教化安可以已哉民可使觀德是以堯舜之不可使觀刑是桀紂之民比屋可誅○祕曰王者可以德示民而不可以刑示民亦先德後刑之義也在



易坎險為刑而象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隱  
刑言險是不可顯示於人此聖人深旨也爾  
雅曰坎律銓也郭云易坎卦觀德則純觀刑  
主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觀德則純觀刑  
則亂純觀刑則民生偽故亂象龍之致雨也  
難矣哉龍而求致雨則不可得也曰龍乎龍  
乎難非真龍而後能致雲雨明君而後  
道化行也秘曰言龍非其然乎真龍然  
後雲行雨施若大旱非有傳說賢明之實者  
豈能為霖雨哉光曰言非龍也為政者當  
務實不可以或問政核咸曰核實也問為政  
文飾致治切謂精確曰真偽遠倭偽真偽則政核  
得其實明善

真人顯惡惡著則倭偽息真偽審則政事核  
也秘曰真真而偽偽則政得其實○光曰  
真偽真偽當作真真偽真偽不偽則政事  
真偽偽古書多然如真不真偽不偽則政事  
不核北面之禍南面之賊也○秘鼓舞萬物  
者其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號令乎天以雷  
萬物君以號雷不一五申風不再○秘曰雷  
令制御萬民雷不一五申風不再○秘曰雷  
發則羣蟄皆起雷收則羣蟄不生於  
者也春風至則萬物皆生秋風至則萬物皆  
落不俟乎再也猶王者號令一出天下大  
同大同則何一之有一出則何再之有○光  
曰一再言其少游雷隨風乃聖人樂天聖人  
能動物三令五申乃能齊眾

知天命遇與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

否皆樂焉咸曰言明道立教使天下皆成其

之器者也器猶陶甄者隨小大而制之

日陶者無模範則泥不成器聖人無禮制則

人不成君子光曰宋吳本樂下有太字今

從李故不遁于世不離于羣咸曰故仲尼惶

孟子區區於齊梁之間者蓋此也遁離者

是聖人乎秘曰倭隱行怪非聖人歟

之不才其外假矣假敗音假君之不才其民

野矣假謂壞而不化猶泥之在鈞或曰載

使子草律載設也草初也曰吾不如弘恭咸

弘恭與石顯皆少坐法腐刑為中尚書漢宣

元朝專律令時詭辯以中傷人光曰恭習

律草奏曰吾不如陳湯咸曰陳湯字子山漢

從事中郎莫府事一皆失於湯湯明法令常

受人金錢作章奏以此敗光曰湯善草

奏曰何為曰必也律不犯奏不刻論語云聽

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亦言當以純德化之聖

使不犯律不刻奏也光曰刻以典切

陶天下者其在和平咸曰和謂剛則躑柔則

坯甄燥也坯慢也言失和也夫陶者失剛柔

治○咸曰躬破瓦又破甃也坏怀恐也言陶  
法太剛則破裂太柔則恐弱而不能成○光  
日宋吳本坏作怀今從李本甃居延切甃五  
計切坏鋪回切坏土踈慢不黏也言甃者和  
土剛柔之齊太剛則破裂太柔則恐弱也  
柔則踈慢治天下亦猶是也龍之潛亢不獲  
其中矣○初九潛龍勿用上九亢龍有是以過  
中則惕過其中則夕惕也上不及中則躍九四  
卦之下不及其近於中乎見之吉○光曰以利  
其惕躍故近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四表  
申愈於潛亢○聖人之道中道也不及則未  
故於乾於日無不在中

過則吳日吳明盡什一天下之正也什一稅  
之中賦多則桀寡則貉公羊傳曰多乎什一  
正法也○大貉小貉○光井田之田田也謂古八家  
日貉莫白反田也者與衆田之曰咸  
刑之刑刑也是正法也田也者與衆田之曰咸  
示均而刑也者與衆棄之咸曰示公法無限  
無并兼刑也者與衆棄之而無枉濫法無限  
則庶人田侯田處侯宅食侯食服侯服法無限  
則興奢侈長僭亂○光人亦多不足矣僭亂  
日衆田庶人田皆音甸  
民多為國不迪其法蹈而望其效功譬諸算  
匱竭

乎夫算者不運籌策不能定其數治國者不蹈法度不能致康哉○光曰爾西管切欲治而不用先王之治譬如無財而運籌終無益於富也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第六

夫算者不運籌策不能定其數治國者不蹈法度不能致康哉光曰爾西管切欲治而不用先王之治譬如無財而運籌終無益於富也

